

□季节风铃

□芭蕉雨声(新乡市)

大雪纷飞

霁雪光华四射,乾坤朗朗。雪飞雪通,没事人儿样。可落入我心的雪,一时难以消融。

这几日牧野大地普降祥瑞,祥瑞模样多变,内容丰富得很。

窗外棟树在经受一场暴雪,或者说暴雪正经过一棵棟树。白头鸭冒雪啄棟豆,它不知棟豆已结冰,溜光水滑,咋都叨不住。

近正午雪花怒放,一朵,两朵,千万朵在空中炸裂。这次稳稳当当的飞雪模式,是由鸣雷闪电以及冰雹雪霰做开路先锋换来的。所以,很静。一点声音没有,双手拢耳探身窗外,依然寂寂无声。

不能做饭,不敢午休,这样奇异的

天象太稀罕,我必须守着窗子,一眼一眼望着,看着它不让她逃。

从未见过从天而降的白色花朵如此繁密,如此隆重。“不知天上谁横笛,吹落琼花满世间。”北窗外,小区静默,雪呈半悬浮状态,很轻,重力加速度微小,像电影里的慢镜头,感觉心事重重。

我深深明白,雪花只为弥补我心底的一个遗憾。它们前两日趁夜色偷换人间、颠倒黑白的事,我没在现场,于是重来一遍,选择我清醒时候,纷纷扬扬。

临河上空也没有风,河面辽阔,无边的雪花却拥挤不堪,紧锣密鼓谋划着什么。平时空荡荡的天空,不空了,

喧嚣,热烈,万象回春。

连续数日强对流天气,寒潮一波去了又来一波,冷暖冲撞对抗,二十多摄氏度高温被迅速压制和清扫,接着暴风雪封门闭户。之后的天地哭笑不得,无所适从。冻雨,雪粒,霰,霰,雾凇,雨夹雪,小雪,大雪,暴雪,强弱模式切换自如。背景音乐随之在心底变换,一会儿柔婉,一会儿激越,意境清冷寂寞,悲凉或豪迈。

寒冬的生命力是隐忍的,内在的强韧潜伏着。雪来雪去,不动不摇。

初晴的日头形同虚设,薄脆的光线慢慢捻上了劲,照在雪面上反射回来,天空呈高海拔的钢蓝色,这蓝映得白雪更白,澄明而冷冽!释放后的松

弛感,如五月收割后的麦地,敞豁,坦诚,神色泰然。麦子的使命完成,雪也一样,挤干高空水分,捏成冰晶,凝结成形,所有的碎片都指向大地。

大地上有人,人群里有我,我身旁有白头鸭和猫咪。猫咪模仿人样,隔窗看雪飘,仰望乱花穿行的混沌空间,双耳偶尔调整收纳角度,当看见觅食的鸟儿,眼热心跳,前爪高举,忽被玻璃果断拦截。白头鸭对不远处的覬覦之心浑然不觉,歪头撇尾,跟一颗苦棟豆较劲。

棟树恢复常态,棟豆一颗不少挂着,雪的花已然开遍,剩下的鸿爪雪泥,交付月光来收。

□岁月静好

□李国顺(新乡市)

冰花的记忆

今天早上到阳台上的橱房里做饭,看到阳台玻璃窗上结满了美丽的冰花。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到这个景象了。

窗玻璃上的冰花图案,虽然给寒冷的冬季带来了乐趣,但更多的还是心酸和惆怅,让人不禁想起过去的艰难日子。

小时候的冬天,家里根本没有专门的取暖设备,屋里就是一个做饭的煤火。小孩子爱往外跑,棉衣也不厚,加上兄弟姐妹多,大人们顾不上管,我年年都会生冻疮,主要是手、脚、耳朵三个部位。中午温度高了,冻疮的部位奇痒无比,比疼痛还难受,用手挠得都是血痕,至今脚上还落有伤疤。参

军入伍到了南方的军营,冬季不怎么冷,宿舍里又是大火炉,才不生冻疮了。

20多年前,情况有所好转,在屋子里可以生个蜂窝炉,但是往往半夜就熄灭了。早上一看,靠近窗台床头柜上放的水杯里的剩水,结了一层冰。

那时候的苦日子,真难熬,但也有个好处,感觉时光过得好慢,好像生命也延长了!现在日子好过了,感到时光过得很快,像射箭一样,一个年头嗖的一声就过去了,但是也不想再回到过去的日子。珍惜当下,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

新人拍

银装

红舞

为文明新乡点赞

银装

红舞

赵建喜 摄

陈国众 摄

用手机记录生活,将文明城市的美好呈现,将眼前的风景定格。爱家乡,更爱镜头里的新乡,为文明新乡点赞。

来稿要求:展现新乡城市美景、宜居环境、风光地标、美丽生态等方面,并配上文字说明以及拍摄地点。

投稿请发至邮箱:pywbmywy@126.com

新乡日报社出版 地址:新乡市平原路东段441号 电话:3068877 邮编:453003 广告中心:3052742 发行中心:3833728 发行夹投部:3833789 经营许可证:豫新广字95001号
新乡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地址:新乡市平原路东段441号 电话:3021636 零售价:1元